

DAO

CAO

REN

SHUO

HUA

WO

de

tian

yuan

riji

稻草人

东方出版中心

这是一部关于
田野的绵长记忆。它
像潮润的风，抚遍这
片久被遗忘和漠视
的土地。权力与欲
望，劳作与性爱，出
生与死亡都化解、消
融在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生存中……

说话

周佩红 著

我的田园日记

稻草人

東方出版中心

说话

周佩红 著

我的田园日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稻草人说话：我的田园日记/周佩红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4

ISBN 7-80627-526-6

I. 稻… II. 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451 号

稻草人说话——我的田园日记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850×1048 毫米 1/32

字数：147 千

印张：8.25 插页：2

印数：3,000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26-6/I·169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消失在地平线上,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这一片田野。

我知道它离我们已经很远,离城市,现在。但是,它存在着,它在等待——当未来逼近时,它或许可以为人们的遗忘做必要的提示。

它不具有召唤的姿态。它只是静默,把过去年代及年代里的事情留在幽暗中,如同把种子、根须和草叶留在泥土里。

目 录

一	田野离我们有多远.....	(1)
二	但愿能够到达.....	(5)
三	田野	(11)
四	离乡的人	(20)
五	村庄	(26)
六	房东	(34)
七	少女华子	(44)
八	村里的小伙子	(48)
九	脸色苍白的瘸腿青年	(56)
十	红与白	(59)
十一	乡村医生	(68)
十二	晒太阳	(76)
十三	旷野星空下的麻脸队长	(80)
十四	古	(84)

2· 稻草人说话——我的田园日记

十五 手艺	(88)
十六 外乡木匠	(95)
十七 女人们	(99)
十八 芳邻	(105)
十九 幽灵	(113)
二十 围墙中的老人	(119)
二十一 工作队	(122)
二十二 年轻的女书记	(128)
二十三 乡村学校	(132)
二十四 风雨水火	(148)
二十五 近景和远景	(160)
二十六 光亮	(165)
二十七 农家饭	(173)
二十八 牲灵	(181)
二十九 公社	(193)
三十 县城	(205)
三十一 田野包围的小城	(212)
三十二 谣曲	(223)
三十三 我们	(230)
三十四 那乌溜溜的眼睛	(247)
三十五 田野静悄悄	(250)
关于本书(后记)	(253)

一 田野离我们有多远

我在城市。在城市边缘,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蛛网”和“积木”(马路和街区)之外,那片绿色之中。或确切地说,在这片绿色的一根细线上。田野中的小埂道。那已经是一条小马路了,虽然还是弯曲的,不够平坦。马路两边有许多人居住。一排排粉红色、浅褐色、乳白色或洋灰色的楼房相继矗立起来,而旁边还是农田。早晨,推开窗户,我曾看到年老的农妇提着水桶为地里的蔬菜浇水,头上蒙一方传统的粗布头巾。地是黑油油的,蔬菜(最普通的青菜)整齐地立在上面,像是含露绽放的绿色花朵。

长久以来我对它熟视无睹,如同我们对一座城市发展的承认,对一切事物——事物的历史——成长的承认。我打开电脑,看到屏幕上一片空旷:天空似的蓝色,均匀,深邃,没有云朵。我将背景设置成这种色彩,是否有所期待?时间正指向“世纪末”和“千禧年”——

2· 稻草人说话——我的田园日记

谁发明了这两个词？它们，一个带着依恋，沧桑，莫名的惆怅，一个却满含狂欢般的期待，像一张白纸似的年轻人的脸。我也顺着它向前滑去了。既不由自主，又自然而然。

在某一天，我发现，窗户外那片面积有限的菜地消失了。它的泥土曾十分疏松。新建的楼在上面已砌得很高——十四层之高。钢筋水泥桩深入地层，支撑着上面的庞然大物。像是那个神情诡异的外国魔术师大卫在一夜之间设置的幻景，为的是吓住我们。是的，他曾使埃菲尔铁塔消失，使停机坪变成荒野。我没有发



出惊叫。这是个奇迹迭出的年代。脚手架已经是钢管搭建的了，横着，竖着，交叉着。竹编的挡板，绿色尼龙网布，将一切包了个严严实实——好像里面是一座神秘雕塑，不到时候，它不能示人。那我们就期待吧，在建筑工地白天黑夜的巨大声响中。

建筑工人像鸟儿似的，栖息在脚手架的各个部位。一棵硕大无比的树，它的树干和杈桠，还有无数个树洞。我正想写下什么（譬如，关于城市和现在），这时候，我听到他们互相招呼的喊叫声。

“管，管了……”

“小心……”

“拽稳了……”

简单的、直率的乡土之音，在空气中拉出嗡嗡嗡的长音。有人在远远笑着。电钻声呜呜响着。各种机械叮叮当当。它们混合在一起时，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恍惚感。

这些农民工，他们全都来自田野。

田野，这曾是一个巨大的场景，在过去某个年代里。

一片“广阔天地”，接纳过许许多多的城市人，包括城市的“知识青年”。

田野已变得虚幻，就仿佛是不存在的一样。它离城市有多远，离脚手架上的农民工，离那些城市人，还

4 · 稻草人说话——我的田园日记

有我？它如今躺在哪里？在记忆的深处吗？安静地，等待现在和未来的迫近，为人们的遗忘做着准备？

一个句子蹦了出来，“田野横陈在天空之下。”孤零零的一句，像栽种在水田里的第一行秧苗。

像是漫长的休眠期之后，某种东西的突然一跃。

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但它还是要顽强地对人诉说。那记忆和曾有的形态。我其实从来不曾正视和关注它，它的秘密，它顽强存在的全部理由。

那么，现在我还有机会。

二 但愿能够到达

在电话咝咝的杂音里，亚伟的声音仍显出跳跃，因兴奋而有弹性，也因电磁波的回荡，不时发出尖啸。放下电话后，我的紧贴话筒的那一边耳膜，又热又痛。痛深入我的脑子。

亚伟，一个昔日插队的伙伴。他时常这么突然地来一个电话，然后又几个月甚至几年消失。他也是我想起田野的一个原因。那时，他腰里扎一根草绳，在冬天的田埂上走着，像是夸张着他的年轻的不羁。

现在他说要回乡下。他仿佛成了一个对土地款款深情的人。在电话里，他反复说着这件事。听到最后我才明白，汽车已在等候着他——是他参与设计的汽车。他可以借外出试车的机会，让这辆车顺道弯到乡下，安徽东部的一个村庄。那并不是我插队落户过的地方，但离得不远。一片田野的距离。穿过那片田野他们来串门，或我们去拜访他们，这曾是我们插队生活



的一个内容。他是较早上调到工厂的——我想起他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是的,那时我们都这样,而他是较早成功的一个——但他念念不忘“乡下”。多年以后他把回城的我们一个一个联络起来,就像是把散落的珠子一个个从角角落落里找出来,再串接成从前的样子。这工作并不容易(简直不可能),他却有巨大的耐心 and 兴趣。他发起召开知青聚会,杯盘狼藉之时,也说过“青春无悔”之类的话,还说要带他的孩子一起回乡下看看。那时,大家沉默。他不理会这沉默。现在,他可以如愿以偿了。

这是一种时代性潮流。当很多人说着这样的话时,更多的人往往被无形中引导。就像一种大合唱具有无形的“场”,在它有力的召唤下,人心的节拍逐渐被统一起来。而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自己雄壮的声音,因为他已站立其中——虽然,在发出他的声音时,他也还是(或必定是)有着他个人的理由,现实的,显在或潜形的。亚伟,他也许就是喜欢那种壮阔合唱的人?站在其中,他感觉到了安全,而且心安?对自己或下一

代总算有个说得过去的交待了？

当他摊开他的汽车制造设计图，摆弄那些汽车部件时，是否也把我们当成其中的一些离合器或者油缸？他花几年时间读夜大学，成为一个工程师，制造出了他设计的车。这辆车正向他的目的地进发。向他的过去，他已逝的青春。仿佛那以后的一切都是不足道的。

是吗？他只在年轻时活过？他是要证实自己的青春确曾轰轰烈烈？去一个确凿的地方证实？人的记忆，真是这样的薄弱，如果不依附于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便会永远飘浮不定？

但愿我是误解了他。我知道，误解是经常存在的。

我是一个不喜欢合唱的人——喜欢听，但不尝试。我的声音本已低微——当宏大的声音响起，这种低微势必被淹没。嗡嗡嗡嗡地，它在我脑中回旋，仿佛是我唯一可以抓住并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

离开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我没有回去过。有一次我途经安徽东部，知道离它已经不远，离那片田野。田野与田野是相互连接的，就像天空和天空没有阻隔一样。那时，天下起雨。雨也是没有边界的。我当时的想法，正如后来我写下的一样：

……它（雨水）也许是某种神秘的派遣，——
也许它就从那个圆圆的清水塘升起，与四环的山

8 · 稻草人说话——我的田园日记

峦岚气飘集在一起，高高地移动，移过稻田，麦地，紫云英盛开的苜蓿地，移来并停留在我的头顶。或许它还携带了那间磨坊的寒气和小土屋残存的炊烟，连同田野里储存丰富的阳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长久地牵挂过什么，你所牵挂的终究会对你发出回应，不管近切还是遥远。……

是的，我承认了这种牵挂。牵挂什么呢？我以为知道答案——

我牵挂那个村庄，并不是因为它曾灿烂于我的记忆。不是的。其实那九年恰是我生命中最不灿烂的一页，它的掀动是沉重的，它的底色是黯淡的，它的意义是残酷的。尽管青春本身自有其光辉动人之处，但青春的光辉并不能、也未曾改变那一切。我只是牵挂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我想穿过岁月的屏障重新抚摸它毛茸茸的面颊，我想知道生命曾怎样存在，怎样延伸，我想重新抵达它真实的驻所。

田野成为背景和陪衬，主人公是我们。这样的回想和回答，是今天的我所厌倦的。我之所以还有勇气将它们抄录在上，实在是我还明白，它们是整个过程中无法跳过的一些环节。但不应该一再地延续，没完没了。

田野漂浮着，在离想象更远的地方，寂寞且沉默着。现实的土壤覆盖了它，不能承托起它。时间将它隔离在不可触摸之处。有选择的回忆正越过它，消灭它。亚伟的车速度再快，油缸再大，也难以到达。

第二天晚上，当城市已经安静下来的时候，亚伟来电话说，他到了。他的嗓子似乎哑了。他去了他的村庄，很多人都不认识他。然后他到我们的村庄，也是一群陌生人围着他，并且以淡然的神情说，他打听的那个会计，已经死了。亚伟就这样匆匆离开，回到县里的农机厂。亚伟说，他在喝酒，和几个以前的同事——他们终于认出了他。

电话里我闻不到酒气。声音亢奋。他的眼睛红了吗？

亚伟只记得我们村那个会计。那个会计死了。怎么可能？那会计是我们房东的儿子，年轻，细眯眼总是在笑的样子，一脸福相。那是很多年前。房东全家曾是那地方过日子过得最不慌不忙的。也许这只是表象？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过那里的人，那土地，那生活的真相？

我们像一阵风，短暂地逗留，说离开就离开了。那里的人和土地，却是承接风的最后的地方，像一切的根部，无法再退。我是否因此而对它有所牵挂？——虽然，在漫长的日子里，我们的眼睛穿过了它，只看见

自己？

有一种东西奔跑起来了。我无法为之命名，它形如一匹马，而绝非车轮、汽缸之类的精密机械组合。它四蹄悬空，脚下无迹可循。田野在阔无边际地铺展，在它之下。它就这样无可阻挡地前去，想要落在我真正忽略过的地方。

但愿它能落下去，能到达。我看见天空广阔——是的，天空从未被阻断。

三 田 野

田野横陈在天空之下。我试图对它加以描画。湿润的泥土，黑色中间杂着一些黄褐色。越往深处越显得黑，刚被犁刀翻出来的时候，简直是发着黑漆的油光。与光和风接触之后，土才慢慢地由褐转黄，干硬，就像人中年以后头发经常发生的变化一样。

在一年中，它有一些时候是空闲着，那常常是在寒冷的冬天，或夏秋收割后短暂的日子里。仿佛蛇要蜕皮，它也需要呼吸和休息一下。却几乎看不到荒芜处——此种自由和奢侈，似乎不被允许。

一年要耕耘不止一次。被犁耙、锄头、镢头摆弄成一片片，一垅垅，一畦畦。即使是不平整不规则的地方，与丘陵连接的坡地，也要进行这样的修整。每个坷垃都用锄头敲碎。细细的，松松的，土的小颗粒之间留有空隙。成为种子适宜的温床。掺入经过发酵的粪肥。雨水和阳光轮番倾泻。神秘的催生终于开始。庄